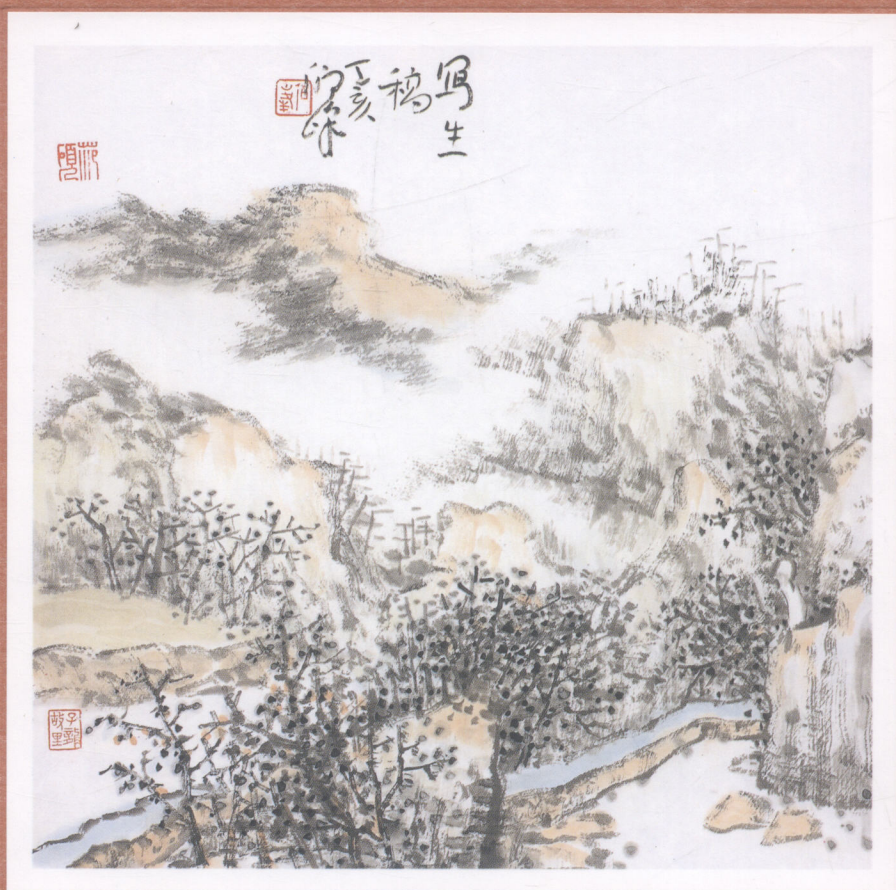


南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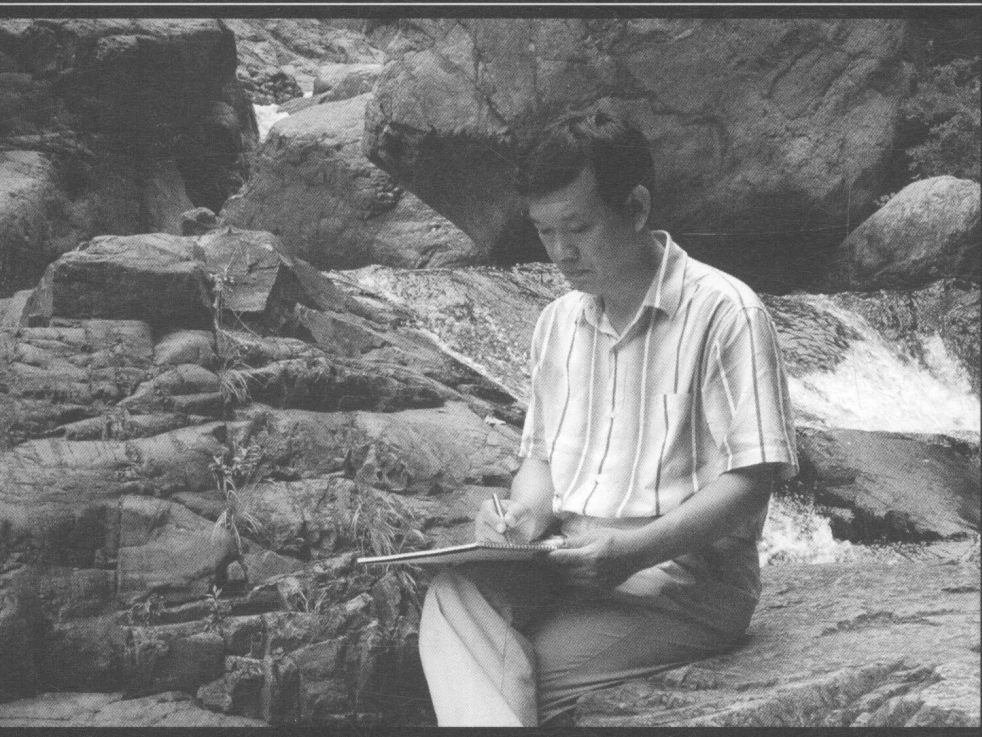


繪畫卷

中國當代書畫名家作品集・范碩

繪畫卷

南經



游於藝（自序）

在我的生活中，書法與繪畫始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算起來，從童蒙時期握管一直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四十個春秋。這幾十年來的個人經歷，大抵可以用『游於藝』三個字來概括。書法與繪畫現在是熱門藝術，但從本質上來說，書畫是藝術家個人情感的表達，是直抒胸臆的性靈之作，因此，我更傾向於把它視為人生的後花園——一個私人的藝術領地。

我們中國人大概都對書法與繪畫中所蘊涵的文化傳統和優雅表現力感到自豪：一筆在手，能够精妙地表現出人心之美、萬象之美，僅僅某一點畫，或某一筆轉折，就足以引發內心豐富的聯想。中國書畫的風格範圍寬廣，變化多端，有着太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思議之處，尤為特別的是，中國書畫『一筆成形』，不假修改，是『瞬間』而成的藝術，充滿了即興的魅力。這一點，正是中國書畫藝術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就我個人而言，最早對書畫藝術的體驗是遊戲的、神秘的，甚至是魔幻的。我學書法，啟蒙老師是我的父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冀中農村，我的家庭雖算不上書香門第，但祖父和父親皆因能書善畫聞名鄉里。小時候，我總愛爬在桌邊看父親寫字，父親寫的好壞看不懂，祇是覺得他筆下的那些字帶勁、好玩。那時心裏便很是納罕：不知道父親有什麼魔法，竟能用手中這管毛筆，變換出如許之多的花樣。有時，趁父親一時不在，我會偷偷拿了毛筆在紙上亂畫一通，弄得滿手滿臉都是墨迹，像個黑包公，母親見了責備，父親却笑得開心。兒時記憶最深的事情，莫過於看父親為鄉鄰們寫春聯。農村有大年三十貼春聯的習俗。一到年關，全村各家各戶的春聯，差不多都由父親包辦。每當揮毫之際，父親往往喚來我和弟弟，要我們幫忙拉着紙幅，隨筆上下。這一天，父親要備好足夠的墨汁，從清早斷斷續續寫到天黑，我和弟弟也會差不多一整天圍繞在桌旁，隨時聽候差遣。到了晚上，父親才騰出空來為自



二〇〇一年於蘭亭



在河北書法家協會組織的創作學習班中點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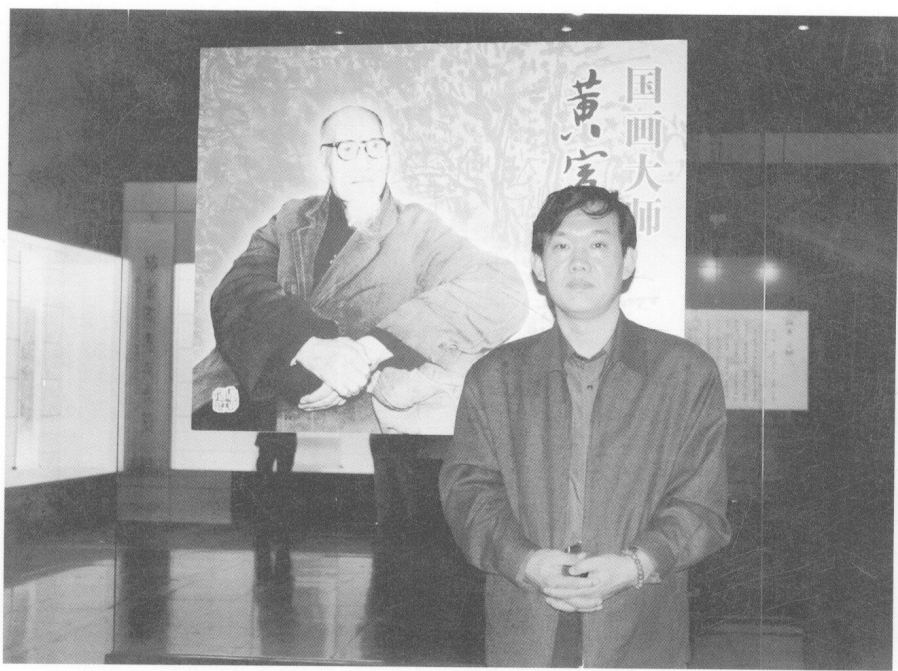


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培訓中心學員示範

己家書寫。父親常寫的一副對聯是：傳家有道惟存厚；處事無奇但率真。他總是一邊寫一邊給我們講解其中的含義。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和弟弟通常會穿上新衣服，一條街、一條街跑過去，觀看父親撰寫的春聯，如果趕上除夕夜飄落過一場瑞雪，眼前的景象便再美不過：紅紅的對聯和潔白的積雪相映成趣，既純淨又熱烈，那種美感便是我兒時最別致的審美經歷了。讀小學一年級之後，父親開始教我臨習柳公權的《玄秘塔》。也許是遺傳了父親的基因，我對漢字的點線結構很有悟性。那時候，農村條件差，晚上有電的時候不多，我常常借着煤油燈的微弱燈光臨習到深夜。夏天，劣質的墨汁存放不了多久就會變得腐臭，我習字的時候家人大都掩鼻而出，躲到其他屋子裏，祇有父親自始至終陪坐在旁邊，一邊看，一邊指點、示範。這樣，經過幾年的習練，到了小學畢業的時候，我已經能為父親代筆寫春聯了。現在想來，盡管當年的啓蒙教育並不系統，不過，對我日後的藝術生涯來說，這却是一個强有力的起點。

一九七七年，全國高考制度恢復。父親希望我學習繪畫。於是，他託朋友輾轉介紹，把我送到河北師範大學美術系，拜于懷琛先生為師。第一次步入正規藝術『殿堂』，我如同《紅樓夢》裏的劉姥姥走進了大觀園：巨大的《大衛》石膏像令我驚異；色彩斑斕、散發着調色油香味的油畫令我陶醉；筆墨淋漓、氣勢磅礴的水墨雲山更令我無限神往。從此，我便在先生的指導下開始了系統正規的繪畫學習。一九七八年真是令我終生難忘的一年，那年的春天正是十年動亂結束後的第二個春天，河北師大校園裏充滿了勃勃生機。每天中午十二點，擴音喇叭就會準時播放《祝酒歌》——那是當時最流行的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曦高亢明亮的聲音唱出了人們的心聲：『美酒啊飄香、歌聲飛，朋友啊！請你乾一杯、請你乾一杯……』來來往往的大學生們和着節拍愉快地哼着、唱着，那真是幾億人被壓抑了十個寒冬後對春的讚美。我也和着這樣的節奏，每天早出晚歸，往返騎車八十餘里到于懷琛先生的工作室裏學習。在緊張、興奮的心情當中，一年的時間很快便過去了。

一九七九年，我考入河北工藝美術學校（現為河北大學工藝美術學院），專攻雕塑。不過，我對傳統書畫藝術的興趣却并未稍減。這期間，我得遇另一位恩師——書法名家陳椿元先生。自此，我便在學習西洋雕塑藝術之餘，師從陳椿元先生學習書法。陳先生性情狷介，有古名士之風。第一次拜訪陳先生，他竟沒有讓我進屋，祇是隔着一尺寬的門縫看了一眼我的《玄秘塔》臨作，說



在“黄宾虹畫展”留影



二〇〇五年參加中國美術館《當代書法名家提名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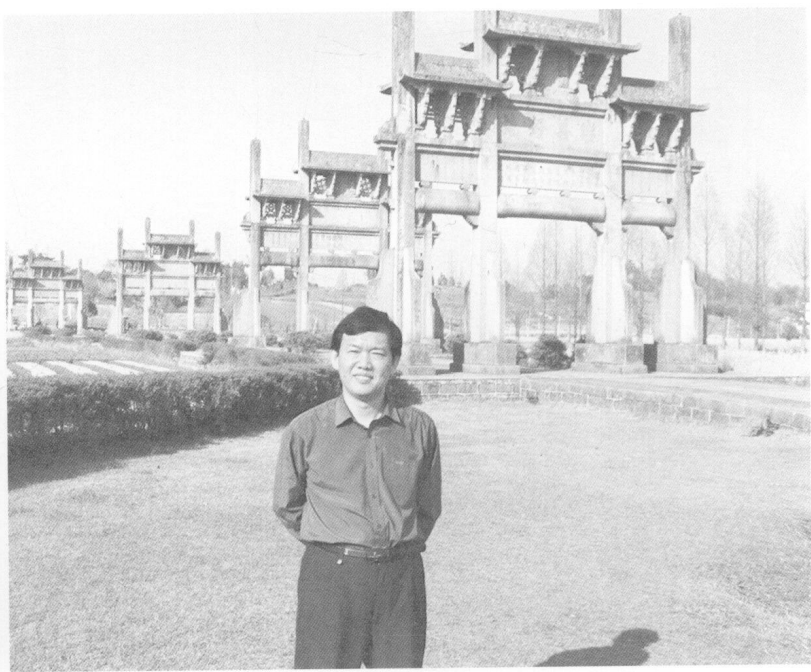
了句：『寫顏體《勤禮碑》吧。』這之後，我便每星期六晚八點鐘，準時帶上習作恭恭敬敬到陳先生處請教。陳先生對我要求非常嚴格。在跟隨先生習書的三年時間裏，除了臨習《勤禮碑》，陳先生不準我臨寫其他字帖，更不許寫別的書體，當時覺得先生這樣做未免太過古板，直到多年以後，我才逐漸理解到先生的深意：先生是希望我打下堅實的楷書基礎，為以後的發展建立一個良好的格局。陳先生善作大草，氣勢開張，極有黃山谷筆意。一九八一年河北省書法家協會成立，陳先生當選為首屆副主席。他的書法與為人，都極為儕輩所稱道。可惜的是，一九八三年夏天，陳先生突然仙逝，享年僅五十有九。雖然我跟隨陳先生祇有短短的三年時間，尚未學得先生道德學問之萬一，但陳先生的品行操守以及治學態度，至今仍然對我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九八二年，我畢業分配到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工作。因為工作環境和條件所限，我放棄了雕塑創作，決意將書法與山水畫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我在藝術上謀求獨立的開始。熟悉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讀者都知道，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一個張揚個性的時代。那時候，從事書法創作的年輕人，以『創新』、『重估一切價值』相標榜，致力於在書法領地制造某些具有吸引力的、似是而非的東西，渴望在書法界重新『立法』。這一時期，書壇應運而生了一大批具有實驗性質的作品，雖然這些作品還很不成熟，但其中所包含的嚴肅性却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獨特風氣。我也是這批新銳書法愛好者中的一員，也正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憑著自己的興趣學寫行草書。我臨習過的古代大師有張旭、懷素、黃庭堅、王鐸、祝允明……這個名單還可以羅列得更長，不過，當時的臨習充其量祇能叫做淺嘗輒止，因為心裏始終揣著一個急功近利的目的——『創新』。如此這般的結果是，字寫得越來越大，結構越來越狂怪，線條越來越放肆，唯恐個性張揚得不够，缺乏了『新意』。一九八七年，上海《書法》雜誌舉辦『書苑擷英』全國書法評展，我的一幅草書作品獲獎；同年，我的一幅行書入選『全國第四屆書法篆刻展』；緊接著，我的另一幅行書作品又在『全國第五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中獲獎。那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盡管作品頻頻入展、獲獎，我的內心却有一種茫然無緒的感覺，甚至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失落感，不知道這樣下去究竟能走多遠，更不知道自己的根系究竟在哪裏。

上述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到北京公幹，辦完差事後



二〇〇五年在周莊古鎮



二〇〇三年於安徽

順便到故宮博物院參觀。那天，正好趕上珍寶館舉辦藏品展。這是我第一次大規模看到先賢們的真迹，歷朝妙墨，紛然在目，真可謂是一次視覺盛宴。從那些難得一見的美品中，我欣賞到了真正精妙的藝術，也恍然間找到了失落已久的『根』。這些大師的作品，決無怪怪奇奇之狀，它們安然靜守在那裏，如此誠懇又如此富有美感，字裏行間全然沒有浮躁之氣。從這些先賢大德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一種別樣的激情，溫婉、儒雅，帶有特別的節奏、滋味和韻律，在它們身上，閃耀着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難以言說的寶光：顏筋柳骨，顛旭狂素，千百年一路連綿傳承，自成馨逸。對我來說，觀看這次展覽最大的收穫是我有幸見到了黃山谷大草《諸上座帖》真迹，此帖寬尺餘，長約五米，通篇法度森嚴，奇崛豪邁。面對原作，如見山谷先生本人揮毫濡墨：沉潛如老僧入定，寧靜如春蠶吐絲。也正是在這次展覽上，我發現，我一直以來所信奉的那種自由不羈、狂怪放縱以及所謂的『闖勁兒』，並無新意。一瞬間，門，終於打開了。其實，道理再明顯不過：書法傳統猶如一條自古至今蜿蜒流淌的大河，祇有通過對傳統經典的學習，才能够與這條大河接通氣脉，否則，不管如何挖空心思謀求『創新』，終究是無源之水，也終將一事無成。從那時起，我再次把目光投向古代先賢們的佳翰妙墨。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革命性的轉變。我開始重新學習古典，潛心臨習古代大師們的作品。

當然，伴隨着對古典大師的發現，隨之而來的是另一種煩惱，即在衆多大師之後，如何成就『出藍』之功，寫出自己獨有的面目，西方文藝批評家把這個問題叫做『影響的焦慮』。如何把自己從『影響的焦慮』中拯救出來，並創造僅屬於自己的歷史，是每一代、每一個藝術家都會遇到的問題，這是『成長的煩惱』。現代書畫大師齊白石曾經極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南宋詩人姜夔的經歷則更具有代表性，姜白石早年苦學江西詩派，以致『三熏三沐師黃太史氏（黃庭堅）』，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到了晚年，自述破繭之後的心得：『作詩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悟到了這一點，師法古典道路上的種種疑問，就會渾然冰釋。正因為如此，一直以來，我始終對前賢大德深懷感激之情，也始終相信，祇要自己下得一番釀花成蜜的細密功夫，終可解脫繩束，脫去習氣，用當下的話來說：終可以『活出一片自己的天空』。



在“為奉獻者奉獻”活動中向學習雷鋒標兵留贈作品



與日本書道團朋友留影

學無止境。在我的心目中，書法與繪畫始終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書與畫歷來有『同源』之說，它們之間互為滋養，特別是山水畫，其內在之骨，非深諳書法者不能悟得；而不明畫理者，其書也難當『趣』字。幾十年來，我孜孜以求書與畫的融合：以書法人畫而強其骨，以畫理入書而得其趣，至於目前所達到的效果，則與相期尚相差甚遠。中國書畫藝術複雜而微妙，『路漫漫其修遠兮』，在這條道路上，任何一個藝術探索者都沒有捷徑可走，祇有『上下求索』之一途。

一九九七年，我由河北廣播電視大學調入河北省書法家協會工作，這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在這裏，我得以在書壇前輩的關愛下不斷成長進步，同時，在工作中也得到了廣大書法家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盡管工作繁忙、事務纏身，不過每天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心裏總是快樂的。

光陰荏苒，轉眼之間，我研習書畫已近四十年，而我的父親，我的恩師于先生、陳先生均已作古，想起他們當年對我的諄諄教誨，感激之情，難以言表，斯情斯景，恍如昨日！正是由於他們當年的啟蒙和培育，才使我走上了追求書畫藝術的道路，並從中得益、得趣。如今，我自己也已經步入中年，體會着人世間的種種苦樂與艱辛。古人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多虧有了手中的這支筆，也多虧有了中國書畫這片福地，像我等這樣的普通人才可以在俗務煩擾之餘，信筆塗鴉，體味生之樂趣。

話題扯得有點遠了。如果這篇序言的筆調帶有某種勸誡的色彩，那不是我的本意。人世間的幸福與快樂多種多樣，我恭祝我的有限的讀者，都能够找到僅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快樂的『消遣』方式，未必是書，也未必是畫。在結束這篇序言之際，我願附上一首拙詩與諸君分享：

紅塵居何易，幸與松竹鄰。
春來發新墨，夢覺懷故人。
兼美將毋同，忘情幾近真。
獨坐高樓晚，窗外一局新。

丁亥年初春 伯峰范碩於抱蓮堂南窗下

目錄

游於藝

范碩

作品

訪友圖	1
秋山圖	3
孟浩然詩意圖	4
松下覓句圖	5
溪山烟雲圖	6
山高水長	8
清流圖	11
王世懋詩意圖	12
臨八大山人山水圖	13
臨董其昌山水圖	14
秋山行旅	15
太行寫生	16
雲山清幽圖	17
溪橋策杖	18
靜觀圖	20
聽瀑圖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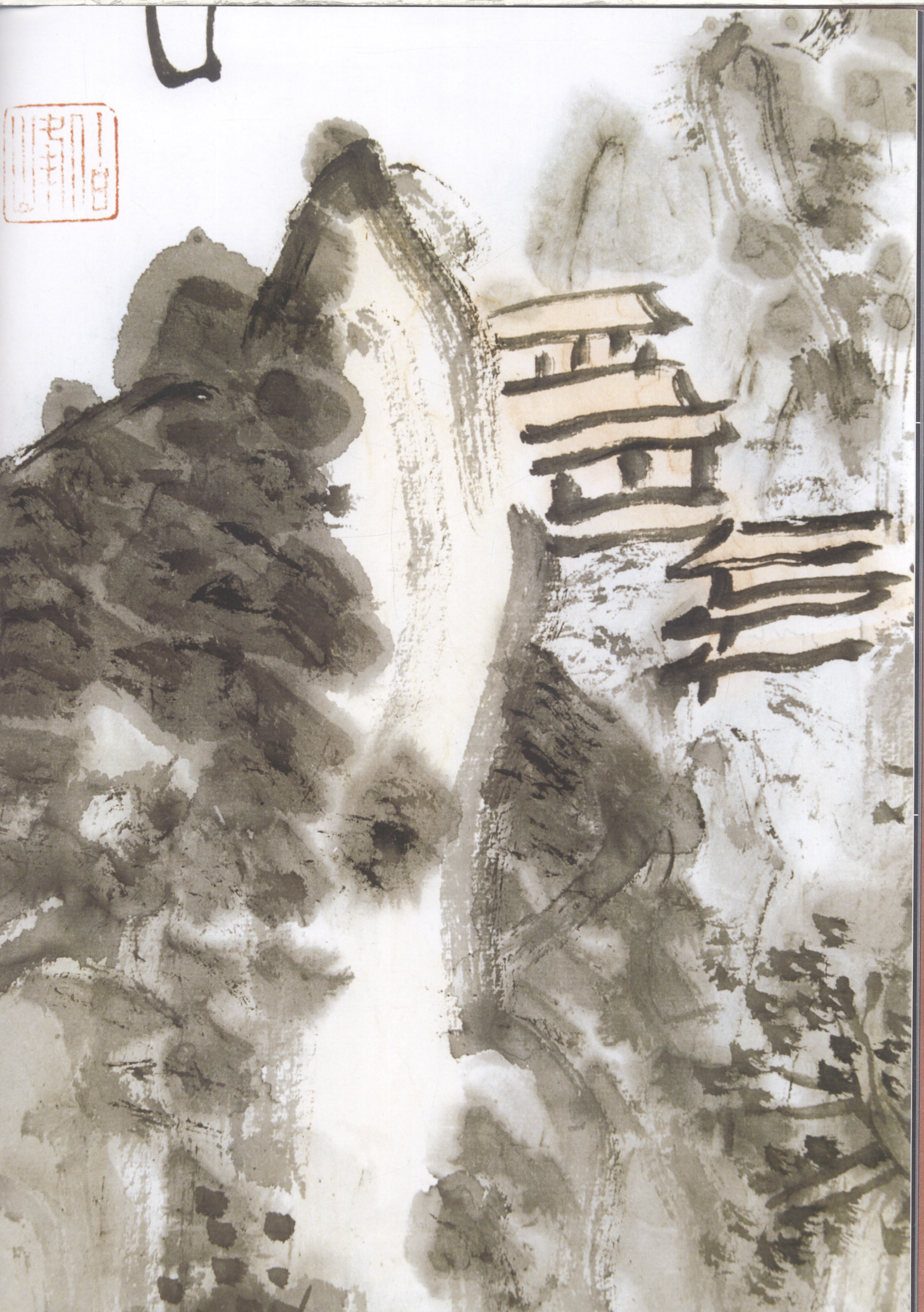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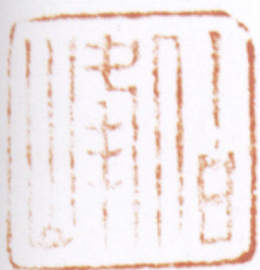
雪	51
雲壑流泉	52
雲無心以出岫	54
嶂石岩寫生	56
小雨藏山客坐久	58
寄樂山林	60
太行山居寫生圖	65
聽泉圖	77
心閑還笑白雲飛	78
寫生稿	80
聽瀑圖	82
清涼圖	83
林泉高士圖	84
泉和萬籟聲	86
太行山寫生稿	87
林泉對語圖	88

觀空圖	24
悟道圖	25
霧起春山	26
霧起秋山	28
松風圖	30
對月靜觀圖	31
林泉讀書圖	32
寒林夕照	34
林泉高士圖	36
太行清幽圖	38
溪山圖	40
張居正詩意圖	42
霧起秋山 烟雲供養	44
放眼高空看過雲	46
水墨雲山	47
亭林秋色	48
太行山居圖	50

蔚縣小五臺山寫生稿	90
雲起秋山圖	92
亭林秋色	93
空山無人 水流花開	94
王十朋詩意	98
溪橋策杖	100
宿墨雲山	103
雪霽圖	104
山水清音	106
溪橋策杖	109
暮歸	110
武元衡詩意圖	112
嶂石岩寫生	114
清音圖	116
嶂石岩寫生冊頁	121
沉着快意 遠望溪山	133
作者簡歷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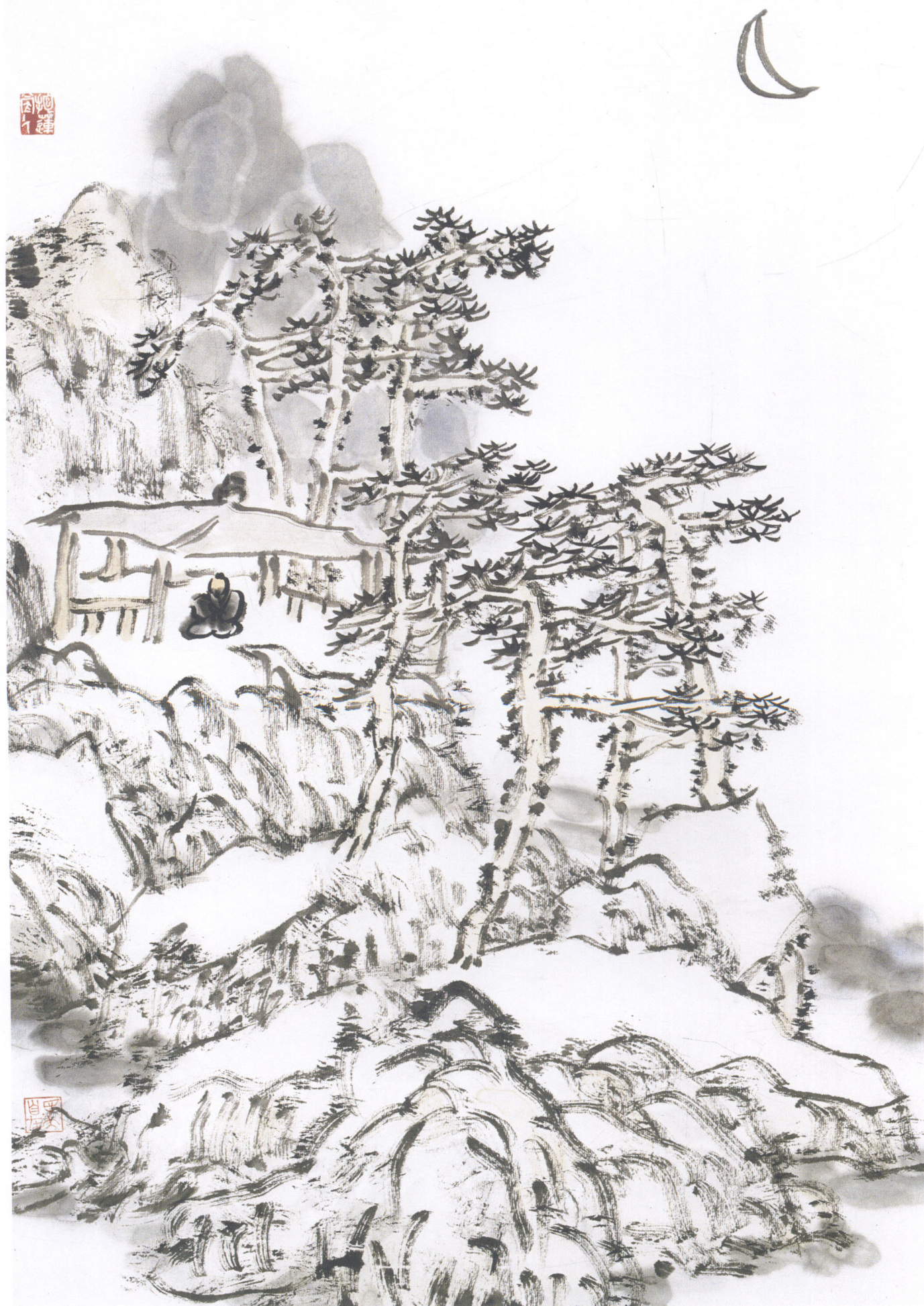
訪友圖 立軸 紙本設色 66 × 45cm 2006年





秋山圖 斗方 紙本設色 66×66cm 2005年

野 花 葉
 芳 好 谷
 鳥 一 聲
 山 東 望
 六 林 寂
 松 風
 直 似 飛
 孟 浩 然
 詩 意
 甲 申 仲 夏
 伯 年



孟浩然詩意圖 立軸 紙本設色 100×50cm 2004年



松下覓句圖 立軸 紙本設色 45 × 35cm 2006年



溪山烟雲圖
橫幅
紙本設色
190×55cm
2006年